

# 高爾基論美國

荒 蕪 譯

大眾書店出版

# 高爾基論美國

荒 蕪 譯

大衆書局

---

著者 高爾基

譯者 荒蕪

出版者 大眾書局

北京・天津・上海

▲ 有 版 權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

---

P. I—2500

## 目 錄

|               |     |
|---------------|-----|
| 文化人們，你們站在那一邊？ | 一   |
| 答美國雜誌社問       | 三九  |
| 美國的一位大王       | 四四  |
| 黃色魔鬼的城市       | 七三  |
| 道德家           | 九六  |
| 煩悶界           | 一二〇 |
| 關於「高爾基論美國」    | 一四五 |

## 文化人們，你們站在那一邊？

——答美國通訊者問——

你們寫道：

「你接到大洋對岸的，陌生的人們寄來的這封信，大約很吃驚的。」

不，你們的信，並不使我吃驚。我時常收到這樣的信，你們說，你們的信是「獨一無二」的，那是不對的，因為最近兩三年來，知識分子們底惶恐的呼籲，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事了。知識分子們底功能，大體上，不外乎裝點資產階級的存在，安慰富人們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小煩惱。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底女護士，它的絕大部分，向來都忙於以白色的針腳，補綴資產階級底玄學的、宗教的外衣——那件塗滿了勞苦人民底血迹的，早就磨破了穿髒了的衣裳。他們繼續這椿吃力而不可貴，並且絕對無益的工作，直到今天，所以只能表現出對於行將到來的事件底一種未卜

先知的預測。舉例來說，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進行分割中國以前，那位德國人司潘格勒，便在他的「人與技術」一書中宣稱說，歐洲人在十九世紀中，鑄成了一個大錯，他們把他們的知識和技術經驗，傳授了「有色人種」。在這方面，司潘格勒受到了你們美國的歷史家房龍的支持，房龍也認為，用歐洲文化的經驗去武裝黑種和黃種人，是歐洲資產階級所犯下的「七件致命的歷史錯誤」之一。

現在我們便看見了要矯正這種錯誤的意圖：歐美的資本家們正以金錢和軍火供給日本和中國，幫助兩國互相消滅；同時他們派遣他們的海軍到東方去，以便在日本帝國主義眼前晃晃他們的鐵拳，等到大熊被害之後，他們便可以在最適當的時機，瓜分牠的皮，也分給勇敢的兔子一份。我個人認為，大熊不會被害，因為司潘格勒們，房龍們以及資產階級底這類安慰者們，談了一大堆關於威脅着歐洲和美國「文化」的危機的話，却忘了提到一些事情。他們忘記了，印度、中國、日本和黑人們不是一個一致的社會整體，而是分成了許多階級的。他們還忘記了，與歐美庸人們底自私思想的毒藥相對，有一種消毒劑也配好了，而且服用起來，甚有靈效——

那就是馬列主義。也許，他們並未真正忘掉這個，不過是爲了戰略的動機，才沒有聲張的，那麼，他們關於歐洲文化絕滅之惶恐的呼喊，從他們底毒藥無效，消毒劑有靈的自覺中，得到解釋了。

痛喊文明淪亡的人們，越來越多了。他們的叫喊，也越來越響。三個月前，在法國，前任內閣閣員開教，公開地尖叫着文化的停滯。

他尖叫道：

「全世界正生活在一種過剩和猜疑的悲劇之中。當成千成萬的人們缺乏食物的時候，却不得不把麥子燒掉，把一袋袋的咖啡投入海中，難道這不是一個悲劇麼？至於說到猜疑——它已經釀成了夠多的罪惡。它挑起了戰爭，強行訂下和平條約，那種條約祇有在猜疑祛除時，才能得到修正。如果我們不能重新建立信心，全部的文明就要遭受危害，因爲人民既把所有的災難都歸罪於經濟制度，他們會去把它推翻的。」

在我們的時代裏，強盜們是那麼明目張胆地互相張牙舞爪，只有一個極端天真

的人，或者一個透頂的偽善者，才能談起在他們之間，建立信心的可能性來。如果「人民」指的是勞動人民，每一個誠實的人必須承認，工人們把他們的災難「歸罪」於冥頑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十分正確的，因為這個制度就是以災難去報酬他們的創造價值的工作的。無產階級日益看得明白，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正以一種可怕的正確性，證明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話：

### 資產階級

「不配統治，因為它無力向它的奴隸保證一種奴隸範圍之內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使他沉淪到這樣一種地步，以致它不僅得不到他的供養，反而必須去供養他。社會無法再生存於資產階級支配之下，換句話說，資產階級底生存已為社會所不容了。」

開赦就是那些老朽昏庸的人們之一，他們仍在設法証明，他們資產階級的愚蠢，永遠是人類的一種智慧，人類永遠不會發明更好的東西，永遠不會超越那個範圍。並不太久以前，安慰資產階級的人們，在試圖證明他們的經濟智慧和經濟的穩定

性時，還用他們的科學作爲他們的根據。

可是現在，他們却把科學從他們的醜觀把戲中，驅逐出去了。正是這位開教，於二月二十三日，在巴黎向內閣閣員們，如米留柯夫及其他「過時的人們」，發表演說時，他順着司潘格勒的口氣說：

「技術在許多場合中，造成失業，把解僱工人底薪水，變成股東們的額外紅利。『沒有良心』的、『沒有被良心溫暖過的』科學，對於人類是有害的。人類必須『控制』科學。目前的危機是人類智力的一種失敗。有時，一個偉人對於科學，有莫大的害處。他提出了理論，那些理論在它們被規定的時候，是有其意義和重要性的。它們是正確的。比如，馬克思的理論，在一八四八年或一八七〇年，原是正確的，但就一九三二年來說，便完全錯誤了。如果馬克思活到今天，他就不那麼寫了。」

從這幾句話裏，資產階級承認，他的階級底智慧萎靡了，破產了。他勸人「控制科學」，他忘記了科學曾經賦予他的階級以多大的權力，去加強它對勞苦大眾的

統治。「控制科學」——這是什麼意思呢？否認科學有探討的自由麼？過去有過一個時期，資產階級很英勇地，成功地擊破了教會干涉科學自由的企圖。在我們的時代裏，資產階級底哲學，慢慢地變成爲中世紀最黑暗時代的哲學——神學的僕役了。開教說對了，歐洲有還原爲野蠻主義的危險，這正如馬克思所預告的，雖然開教對於馬克思的教義，一無所知。是的，不容爭辯，歐美的資產階級，現時世界的女主人，一年比一年越愚妄，在智力上越衰弱，並且也越野蠻了。它通過你們，開始明白這件事實的本身。

有可能還原到野蠻時代的思想，目前，在現代資產階級中間，是「十分時髦的」。司潘格勒們，開教們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思想家們，反映了成千成萬的庸人們的感覺——由於階級的沒落，由於全世界勞苦大衆革命的階級意識的增長，而引起的惶恐的感覺。資產階級寧願不去相信工人們正在經歷着的革命文化的發展，但是資產階級看到它，並且感到它。這種發展是得到充分的，很好的保證的，它是人類全部勞動經驗底邏輯地必然的發展，而關於那種發展的經驗，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們也

是言之諄諄的。不過歷史既然也是一種科學，它也就必須受到「控制」，或者，更簡單一點，它的存在必須忘却。忘却歷史便是法國詩人兼院士梵樂希，在他的「現代評論」中所提倡的。他十分鄭重其事地譴責歷史，認為人民的全部不幸，均應由歷史負責。他說，由於緬懷過去，歷史喚起無益的夢想，剝奪了人們的安靜與和平。他所謂的人們，我們自然是理解作資產階級的。梵樂希大約不會注意到地面上的任何別的人們。這便是他說的關於歷史的話（直到現在為止，歷史這門科學，是資產階級引為自傲而且寫得最巧妙的）：

「歷史是我們思想底化驗室中，最危險的產品。它刺激夢想，它陶醉各種民族，它在他們心中造成虛偽的記憶，誇大他們的反射作用，截爛他們的舊創傷，剝奪他們的寧靜，驅使他們去發自大狂和迫害狂。」

你瞧，他以一種非常積極的精神，去執行那開的職責。他知道資產階級希望一種安靜的生活，而且為了安靜的生活，它認為，它理想應毀滅成千成萬的人命。自然，它能容易地消毀成千成萬本的圖書，因為圖書，和別的東西一樣，是在它

的手中的。歷史干犯了安靜的生活麼？那麼打倒歷史。不許所有的歷史著作流傳。學校裏停止教授歷史。宣佈研究過去在社會上是一種危險的，甚至犯罪的職業。傾心於研究歷史的人們，應當被宣佈爲反常的人，並且應當被放逐到荒島上去。

主要的事情是寧靜！資產階級底所有的幫閒者們所關心的，也就是這個。可是按照開教的意見，要寧靜，就需要在各國資本家匪幫之間，建立信心；爲了建立這種信心，某些別的國家——譬如，中國——底門戶就必須開放，以便歐洲的冒險家們和商人們去劫掠，而日本的冒險家們和商人們却要這個國家的大門只對他們自己開放：他們正在這麼作，其理由是中国離他們，比離歐洲更近，而且他們掠奪中國人，比掠奪印度人更方便些，因爲印度人是英國的「紳士們」掠奪慣了的。從掠奪的競爭中產生了矛盾，這種矛盾正以一種新的世界屠殺的危機，威脅着我們。此外，用巴黎的「文萃」雜誌的話來說，「歐洲失掉了一個作爲正常而又安全的市場的俄羅斯帝國。」文萃在這裏看出了「罪惡的根源」，於是它和許多新聞記者們，政客們，主教們，公爵們，冒險家和騙子們沆瀣一氣，堅持全歐洲必須來一個對蘇聯

的全面干涉。隨後，歐洲的失業人數不斷增加着，無產者底革命的階級意識也日益增長着。實在沒有建立「寧靜」的機會；甚至好像連它的存在餘地都沒有了。但我並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由於我知道資產階級的犬儒主義是漫無限制的，我不敢推斷，資產階級爲了替一種安靜生活肅清道路，可能利用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已在二月十九日由種族主義者的代表柏格爾在科隆暗示過了。他在講演中說：

「如果在希特勒秉政之後，法國企圖侵佔德國領土，我們便要殺盡一切猶太人。」

德國政府聽見了柏格爾的告白後，便禁止他公開講話。這種禁令在希特勒集團中引起了憎恨。一個種族主義者的報紙寫道：

「不能責備柏格爾，說他煽動非法行爲；我們將來要根據一種法律來殺戮猶太人，這種法律，等我們執政之後，就要把它通過。」

這種宣告不能當做一種笑話看，當作一種德國人的「機智」看；歐洲的資產階級，就其目前的精神狀態來看，十分可能「通過一條法律」，不僅爲了消滅所有的

猶太人，並且爲了消滅所有的和它的想法不盡相同的人們，首先，就要消滅所有的不替它的无人道的利益而服務的人們。

局限在這種「毒圈」中的，來自知識分子間的幫閑者之流，逐漸地喪失着他們的安慰的技術，現在連他們自己也需要安慰了。他們甚至向在原則上反對行善的人們要求安慰——因爲去行善，就等於去確定有權要求行善。他們的主要才幹，「誘騙」的才幹，不能再掩飾布爾喬亞現實底醜陋的犬儒主義了。於是其中有些人開始覺得，要去安慰那些疲於剝掠世界的人們——那些擔心無產者日益激烈地反抗着他們的可恥的計劃的人們，那些渴求利潤，而那種狂烈的渴求已在他們的內心中採取了狂暴的破壞性的形式的人們——要去安慰這樣的人們，不僅是無益的，並且對於安慰者本身甚至也是危險的了。

要指出爲強盜和兇手消愁解悶，乃是多麼罪過的事，是不會犯錯誤的，但是我  
知道這不會感動什麼人的，因爲這是一種德行，就是說，由於它的無用，給排斥到  
真實生活之外的某種東西。更要緊的是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中，以幫閒爲事的知識

分子已經變成了「第三種因素」，它的存在給邏輯否定了。

就出身來說，是資產階級，就社會地位來說，是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好像明白，他替一個註定要滅亡的，而且完全應該滅亡的階級服務時，他演的是怎樣墮落的一個角色。他的角色，一如任何以強盜與兇手為業的人。他開始明白這一點，是由於資產階級日漸不需要他的服務了。他時常聽見，像他自己這類的人們，如何試圖以大喊知識分子的生產過剩，來討好資產階級。他看見資產階級，掉過頭去，向那些聲言未卜先知的騙子們，而不向哲學家 and 「思想家」去要求「安慰」了。歐洲的報紙上滿是看相底、占卜底、托鉢僧人底、預言家底、筆跡算命者底、精神學家底以及其他的比資產階級本身更愚笨的騙子們底廣告。照相機和電影機正在殺戮繪畫的藝術，畫家們為了避免挨餓，正用他們的畫去交換白薯、麵包和小資產階級的衛衣服。下列的一條可喜的消息是出現在巴黎的報紙上的：

「柏林的畫家們非常窮困；看不出一絲希望。傳說畫家之間要組織互助，可是一文莫名而且謀生無望的人們，又能組織什麼互助呢？因此，柏林的藝

術界人士，以高度的熱情接受女畫家甲柯畢的新穎的意見，她倡議以物易物。煤炭商人供給畫家們燃料，用以交換彫像和繪畫。時代會變的，煤炭商人不會後悔他們的交易。牙醫們會給畫家們治病。一張好的繪畫，在一個牙醫的候診室中，不會是多餘的。賣肉的和賣牛奶的會趕快抓住這個機會，來作一件好事，同時又無須付現，便可獲得藝術作品。柏林已經組織了一個特別的交易局，來推行甲柯畢的理想。」

了。  
在說到這種物物交易的時候，那家報紙忘記提起，物物交易在巴黎早就實行了。

電影正在逐漸地消滅高度的戲劇藝術。資產階級的電影底腐敗的影響，不必贅述。事實是很明白的。用盡了一切感傷的主題之後，現在，它進而表現身體上的畸形怪狀了。

「好來塢的米高梅攝影廠，集合了一個奇特的班子，來拍攝影片『怪物』。其中包括『布穀』——一個極像一隻老鸛的女孩子；骨瘦如柴的羅賓遜；生來

只有一隻手臂的馬爾達，她是一個用兩腳織編花邊的專家；一個綽號叫做『針頭』的女人，蘇爾茲，她有正常的身體，可是頭異常之小，像一枚針尖；鄂爾格，像男人一樣的，有一部大鬍子的一個女人；半男半女的約瑟芬約瑟；暹羅的雙生吉爾登姊妹們；矮子和侏儒們。」

現在沒有巴奈，波沙，穆乃蘇里這類藝術家們的地位了。代替了他們的，是以單調地感傷的和悲觀的卓別靈爲首的范朋克們，路易們和其他的狡徒們。同樣地，古典音樂被爵士音樂代替了，而司湯達，巴爾扎克，狄更斯和福樓拜則被各種各樣的愛德加·華雷斯們排擠出去，這些華雷斯們知道如何去嘮叨警察們逮捕小偷和殺人犯，藉以保護大強盜和大屠殺的組織者們的故事。在藝術的領域裏，資產階級十分滿意於搜集郵票和電車票，或者，充其量也不過搜集偽造的古代名家的繪畫。在科學這方面，資產階級最感興趣的，是剝削勞工階級底體力的最廉價最方便的方法和手段；對於資產階級來說，科學只在它能夠滿足資產階級底發財的目標時，調節他的腸胃的活動時，增加他的作爲一個登徒子的性的機能時，才存在的。科學的基本